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玩辭卷五 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一 經部

周易玩辭卷五

江陵項安世述

䷔ 噬嗑 震下離上

彖

剛柔分分者未合之時一剛在内分隔三柔此其所以當噬也動而明則二體合矣合而章則大化亨矣此三句皆解噬嗑亨也噬嗑而亨何事不利而獨利用獄者

六五以柔在上才不當位不足以致大利獨以柔得中利於用獄而已聖人不得已而用獄以噬頑民使合於善惟柔中者能之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此兩句解利用獄也舜之刑曰刑期于無刑民恊于中臯陶之刑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曰制百姓于刑之中成王之刑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曰惟厥中務王之刑曰哀矜折獄咸庶中正皆以柔中爲主也

利用獄　明罰勑法

利用獄以實治人所以懲之而使合也明罰勅法以象示人所以禁之而使合也雷電伏則萬物息雷電合則造化通故曰雷電合而章此二物之功用也故用獄者取之陰陽相筮而有聲則爲雷有光則爲電二物因噬而合故曰電雷噬嗑此二物之形象也故立象者取之

六爻本象

先儒皆以初上爲受刑之人二三四五爲用刑之人析六爻爲兩說故於所噬之象穿鑿紛紜終不能合殊不

知六爻皆即本爻取象初九在下故爲滅趾趾即初之本象也上九在上故爲滅耳耳即上之本象也豈必二三四五乃指他人之膚肉哉六二以柔居柔在六爻之中至柔者也故爲膚膚之在中者爲鼻六三以柔居剛故爲腊肉肉之不中者爲毒此所謂腊毒也九四以剛居柔故爲乾胏骨在肉中者爲胏即剛在柔中也六五亦以柔居剛爲乾肉而不爲腊肉者三在下而小小物之乾爲腊也二三四五言噬初上言校者爻在頤中則

能噬初上在其兩端可以言校而不可以言噬也校之施於體亦有噬之象焉

初九　六二

噬嗑惟初二兩爻正故皆得无咎之全餘四爻皆不正故有吝艱厲凶之疾

六二　象辭

六二乘剛亦得无咎者他卦以乘剛爲危噬惡者以乘剛爲利也二以柔而在卦之中猶鼻以膚而在面之中

也鼻有膚而无肉最爲易噬又乘剛焉如膚在齒上故噬之則滅鼻滅則氣絶而不通矣非但滅趾之比也初滅之於下可以禁其足未可以絶其心也二滅之於中則其念絶矣故止惡者莫速於初而絶惡者莫要於二所以二爻皆得全其无咎自三以上爲力漸難於是有各有艱厲有凶此自治者所以貴於知務也

九四　六五

四五兩爻稱得金又皆用貞者下卦爲閒尚淺故用力

易上卦爲閒已大故用力難非貞不濟也四得剛直之才爲金爲矢可以去閒矣然以所居不正未能充大故必艱貞而後吉先艱後貞者明所遇者艱非才之罪能以貞勝雖艱可吉也五得剛中之位爲黄爲金可以去閒矣然以其才不當位故必貞厲而後无咎先貞後厲者明五本非才雖貞猶厲但正得當中故可免咎而已彖言不當位當字去聲謂非正位也爻言得當當字平聲謂其當中也通一卦言之六五最利者以其爲噬嗑

之主得中而上行於用獄爲有利也以各爻言之九四最吉者以其爲頤中之閒噬至於此則閒合矣此其所以吉也大抵噬嗑諸爻噬於淺者皆可无咎噬於深者雖吉亦艱就其淺者言之三已稍難故遇毒而小有吝就其深者言之初則艱中則厲終則凶矣故六爻之中无全利者蓋除閒之時但以得亨爲幸未暇求利也

噬胏得矢　噬肉得金

九四六五皆有噬有得者噬道將終必盡其慮也噬者

除其惡得者取其善聖人之用法非專於除惡也有惡則去有善則取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所謂中也此所謂利用獄也故於九四則噬其乾胏之強而收其金矢之用於六五則噬其乾肉之強而收其黃金之用聖人之待強梗其仁如此而強梗之於聖人未必皆退聽也故又用艱貞之力以成其吉操貞厲之心以免其咎舜禹之待三苗周公成王之待商民其得此義也夫人臣當九四之艱故曰遺大投艱于朕身人主當六五

之厲故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

上三爻

噬嗑上三爻離卦也九四離之初故曰未光也六五離之中故曰得當也上九離之極故曰聰不明也離主目坎主耳離極則傷坎火旺則水囚故耳受其病

雷電噬嗑

石經作電雷噬嗑晁公武氏曰六十四卦大象无倒置者當從石經

䷕

賁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之卦辭微夫子之彖則後之説者其誰通之賁亨謂內卦也小利有攸往謂外卦也二剛爲質而以柔文之則卦之内體固有能亨之道也及内之一剛分往居外反使二柔爲質而以剛文之卦之發用如此豈堪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大抵以柔文剛則順以剛文柔則悖蓋其質既弱則文无所施也凡卦之法以内卦爲

主事外卦爲發用故夫子釋之如此

文明以止人文也

獨陰不文獨陽不文一陰一陽而後成文故惟賁爲不嫌於異有文之者有止之者而後人文成矣禮以節文二字爲訓葢謂是也賁喜異噬嗑好同二卦正相反

天文　人文

剛往柔來謂之天文則天文以二爻變卦言也故曰以察時變文明以止謂之人文則人文以離艮成卦言也

故曰以化成天下

總論卦義

古人之於文不敢一日離也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徑行則將无所不至是故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爲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飾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知而以爲僞晏子不知而以爲勞戰國之君以爲迂闊西晉之士以爲鄙吝獨伏羲文王周

公孔子以爲此所以奉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觀賁之六爻无一爻凶咎者雖疑者亦終於无尤雖吝者亦終於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若之何其以庸人之不便而遂訾經世之大防也哉

大象

山爲質火文之火在山下而不在山上者文可以表質不可以滅質也故賁之用可以明庶政而不可以折獄

用文以修明庶政則周之禮樂庶事備也不亦可乎用文以折獄則張湯杜周賢於皐陶矣豈所以求民情哉明庶政屬離不敢折獄屬艮

六二　上九

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内卦之文者也内卦以文爲文故曰賁其須須之麗於身最爲虚文也然陽氣不盛不足以賁其須則須與陽同其盛也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二與上交而成卦二以上爲主猶須以陽爲主也聖人

言此所以深明文之與質未嘗相離也故不言吉凶明吉凶之繫於質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爲文故曰白賁白本非所以爲賁也然文之初興必自質始則白固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以艮之白遇賁之飾本非得志之時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篤實之志聖人言此所以深明質之與文未嘗相悖也

故言无咎蓋行與時違疑於有咎也

九三　六四

九三六四在兩卦之交其文皆盛而不相得三以乾之重剛而處離之上賁之發揚而明麗者也其文光澤而可鑑故曰賁如濡如詩所謂六轡如濡也四以坤之重柔而處艮之下賁之陰靜而篤實者也其文淳白而无華故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人與馬俱白言德與位俱靜也兩爻相近而相反如此故其情不得不疑然三有

剛正之質非徒文也以正守文孰能傾之又何慮於四哉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凡卦至四而變四當爻位之變與三相反誠有可疑之迹然而四亦居正非相畔之人也文明之與篤實純剛之與純柔濡如之與皤如非相爲寇實相爲婚剛柔相錯離艮相交天下之至文也而於四何尤焉故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在賁之時以相雜爲文兩爻體性雖異終歸於文故兩象皆以終爲言

賁如皤如　白賁

賁如皤如者其文自白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也白賁者以白文之如斲琱爲樸狀貌尚忠也

翰如

姚小彭氏曰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與皤皆白色也

六五

六五艮中爻也艮上爻爲山故中爻爲邱園邱園者束帛之所由出也戔戔者委積之貌自賁之時言之不賁

其宮室而用力於邱園之中植桑柘積絲帛可謂吝矣要其終則束帛戔積而百禮可行黼黻文章之用祭祀賓客婚姻之儀皆由之成賁孰盛於是故雖吝而終吉也吝屬艮終吉屬離艮與離合故有喜凡諸卦言有喜有慶者皆取陰陽相合之義

上三爻

賁上三爻皆若與卦相反故其初皆不爲人所明四以爲寇致疑終以婚媾而无尤五以務實見吝終以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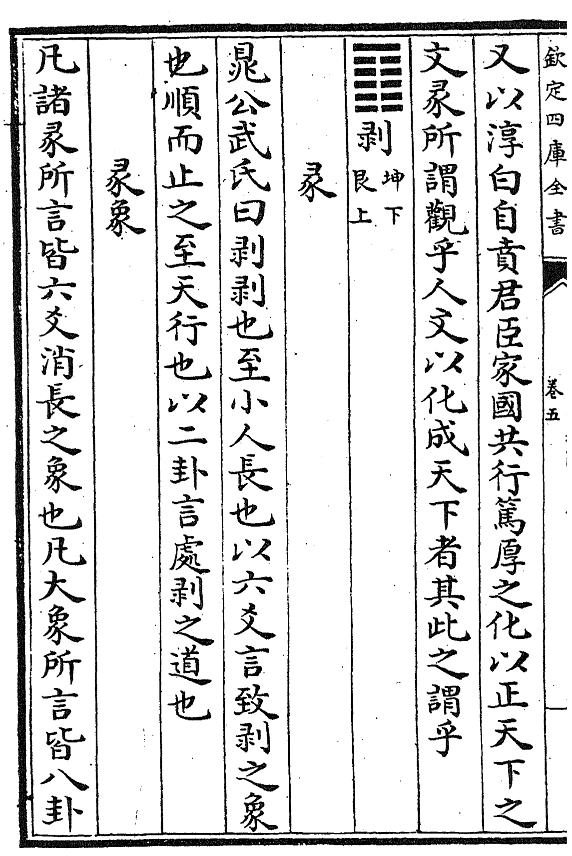
而有喜上以處賁而白若當有咎終以在卦之終而得志蓋樸素篤厚之人其初常若悖時而難合及其久也察其本心之相成見其事理之當然始足以免尤而致喜蓋必至於終而後得志也

六爻

初最在下爲趾君子之飾其趾惟不以不義汙之則天下之至榮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二以陰麗陽而成離蓋附人而得飾者也故爲須須不能自賁附

頤而得賁然而無譏焉者凡物之相麗自外至者爲邪由中出者爲正須由中出者也六二柔麗乎中正故其象如此三居離之極文盛而溢故爲濡如暗弱者居之則文獻日亡國勢日削九三剛正有餘但能守文不失則人莫敢陵周魯之亡非文之罪不能守其文之罪也故以永貞勸之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自三以下屬離故下三爻皆以文爲賁自四以下屬艮艮爲篤實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爲賁四與三切鄰三以純

陽用文四以純陰止之三方濡如四一變而盡白故有相寇之疑然賁之時義正欲以異爲文如異姓相交而爲婚姻非四之過舉也五爲柔尊而不主事有后妃之象焉用其賁于丘園治束帛以爲文章此婦人之文也上爲成賁之主有能止之勢又居至極之時其義當止故用其淳白而得志於上此人君之文也諸爻皆自賁者也故以賁字冠句首上九爲賁之主賁人者也故賁字在下君以淳白賁外治后以淳白賁內治四爲大臣



又以淳白自賁君臣家國共行篤厚之化以正天下之文彖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其此之謂乎

䷖剥 坤下艮上

彖

晁公武氏曰剥剥也至小人長也以六爻言致剥之象也順而止之至天行也以二卦言處剥之道也

彖象

凡諸彖所言皆六爻消長之象也凡大象所言皆八卦

取物之象也以剝之六爻言之隂自下而長以剝乎陽若更上往則爲小人滅君子之象故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以剝之物象言之山自上而剝以附乎下下厚則山愈安是爲君厚其民之象故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上削而下廣山形之所以安也大抵卦有吉凶善惡而大象無不善者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當象之遇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爲凶德則必於凶之中別取其吉以爲象焉剝與明夷是也人君无用隂剝

陽之理則當自剥以厚下君子无用闇傷明之事則當自晦以莅衆凡此皆於凶中取吉也諸大象之例皆然故大象與彖无同義者苟同義焉則无所復用大象矣

六爻本象

剥之初六於時爲姤剥乾成巽巽爲木故有牀象所剥者下爻也足者牀之下木故曰剥牀以足六二於時爲遯剥巽成艮艮爲背則牀剥而至背矣辨者牀之上木故曰剥牀以辨六三於時爲否剥艮成坤背已在地故

不言牀六四於時爲觀亦剥乾成巽巽爲木復有牀象然所剥者人也故曰剥牀以膚六五剥道成矣剥巽成艮剥膚及背背者後宮之象故曰貫魚以宮人寵上九不剥者也艮在上爲果爲廬坤在下爲輿爲民陽復於下則爲得輿而載民之象陰極於上則爲純坤果食而廬剥矣自膚而至宮人自宮人而至廬剥之序也

凶无咎无不利

剥本不假言凶初二言凶者始遯之時初患未深二德

中正而尚可救正未遽凶也无能正之者夫然後凶故曰蔑貞凶蓋猶有責望之意也至三爲否世事已去上无援下无救德位俱无坐而待剥自取之也尚誰咎哉四復言凶者凶之成也禍及身矣初與二之所憂者此也臨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即此爻也五君也禍已入心猶爲之謀其利者天下之亂惟君爲能正之雖壞可興也小人之所以爲國家之禍者以其乘君子之器而已若使君子自治國事居公卿之位小人自以鱗次當

官府之役如男治外事女治內事雖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森然並列受寵於內亦於國家何不利之有无不利有二義此无不利猶言无害非无往不利也天道豈能无小人人道豈能无女子但處置得宜則自无剝剛之禍矣然此英主之事非六五所能爲也聖人特著此以開後世救剝之路耳上九當剝之終巋然獨存其吉凶皆不可料天若祐晉則爲謝安之止桓温而天下皆得所載天不祐漢則爲王允之死

於催汜而小人亦相隨而俱亡斯二者天也故此一爻獨无吉凶利否之占聖人之意深矣

剥无咎

臨至於二乾道已成故曰元亨利貞曰至于八月有凶剥至於二剥道已成故六三曰剥无咎事至於成已不可咎矣按釋文爻辭但曰剥无咎有之字者非然則有之字者蓋因小象之字而誤增爻辭也小象設問剥之所以无咎則不得不用之字爻辭本无問荅何以之為

以宮人寵

剝之六五陰爻已入君位若以宮人言之則五爲王后與君同處四爲夫人佐后者也三爲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爲世婦初爲御妻五者循序而進以治陰事以當夜時猶剝之五陰但用於午未申酉戌之月亦在天道未爲不利也若用於陽月以侵發生之事則爲厲氣尒易道廣大六四已言君道之災故此爻别明後宮之義以見用小人者但以此寵之則无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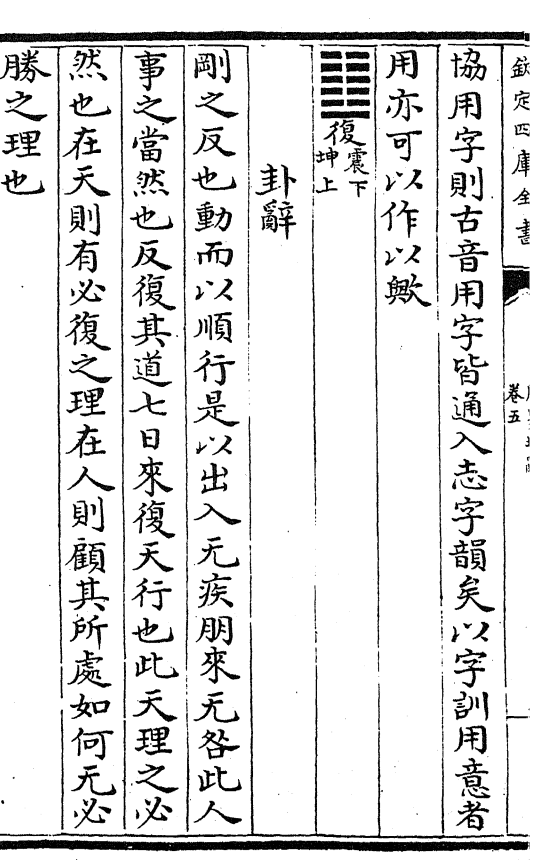
小象

剥六爻小象皆以君道言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乃人君切身之利害也初爲民位剥初則无民矣故曰以滅下也二爲臣位剥二則无臣矣故曰未有與也三在遯爲臣妾之爻不言臣妾者非成敗之所關上无臣下无民也則其勢足以亡矣故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四爲肌膚剥四則君无身矣故曰切近災也是故五不言君但以宫人當之以明待小人之道上九在外爲元氣

之未亡者以明用君子之道五陰雖盛若以宫人處之不與國事則終无過尤一陽雖孤若收而用之則譬之得與下民終得所載惟不可以小人雜之若使小人在上雖當危極之時亦必妬賢害國不亡不止終不可用也聖人爲人君推明用人之道至是切矣故兩爻小象皆以終言之示其決也

終不可用也

小象皆協韻獨剥上九以載字協用字豐九三以事字



協用字則古音用字皆通入志字韻矣以字訓用意者用亦可以作以歟

䷗ 復 震下坤上

卦辭

剛之反也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此人事之當然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此天理之必然也在天則有必復之理在人則顧其所處如何无必勝之理也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君子之復也必人无疾之者而後可以朋來而无咎使在我者行不順而施不恕則於出入之際既有疾之者矣雖欲類進其將能乎賈彪所謂相時而動无累後人此之謂也晁公武氏曰自剥至復入也自復至夬出也臨泰復之朋也爲内卦曰來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反復音覆來復音服復與剥相反剥卦覆而成復故曰

反覆其道剝之初升為上上降為初一與六爻則其數七故曰七日來復兩句皆以剝言之不必汎指他卦也

剝不利有攸往　復利有攸往

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易之意凡以為君子謀也聖人謂復其見天地之心吾亦以是見聖人之心也

天行也

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天行也道之與廢皆是天命

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商旅象坤坤爲衆也后象震帝出震也當是時也外之行旅之人未可行内之出震之君未可出皆象雷之在地也彖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可以朋來可以有攸往象取雷之在中故不可以行不可以出彖與象取義不同諸家與彖同説則非衆象之例亦非此象之義也

无祗悔

悔與復不同復則改之不但悔也衹能悔而不能改則不足與言復矣坎之衹既平字義同此

以脩身也

陽之初復非以勝人以脩身也聖人之意深矣此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意也必如此而後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利有攸往

休復

休者喜也見初之能復喜而慕之亦與之偕復也何以

知其喜而慕之曰六二在羣陰之中獨爲中正之人與君子同體而中心比之非喜而何凡陰皆惡陽來二獨喜之此其所以吉也

頻復

頻戚也六三不中不正不足以語復然當復之時初二兩賢同心相好三與之近首爲所戚其勢既危不容於不復然危而能復亦合於補過之義故得无咎也六二喜而復者中正之人也六三畏而復者不中不正之人

也三以不正而復猶得无咎四以正而復不言无咎者三在下卦非用事之人但在身有過而已故既復則可以補過也四在上卦爲用事大臣其朋邪剥膚之罪大矣能復僅足以贖罪又可言无過乎

中行獨復

四行於五陰之中蓋羣陰之用事者也當復之時獨與來復者應蓋有變而從道之意亦足以贖罪矣不言吉凶明无吉與凶也

敦復无悔　以其國君凶

二與初比四與初應三與初同體者也獨五上二爻與初无交上窮陰而不反故災眚凶敗並至而不可解五雖无交然能以厚德從容中立自保非迷闇之人在復之時亦足以免悔矣要之陽復非諸陰之利故三止於无咎五止於无悔惟六二一爻中心相喜又皆在下是以吉也復以上六爲君道故六五不取君義蓋以胡廣趙戒之徒厚重而中立爲一世之望者當之上六則中

常侍張遜之徒以漢俱亡者也陰盛之時君道常爲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又曰反君道也事若在君則爲亢陽不爲窮陰矣上六居純坤之極坤爲十故曰至于十年不克征汎言災眚恐與諸卦同故別言行師用國之禍以明其凶之大且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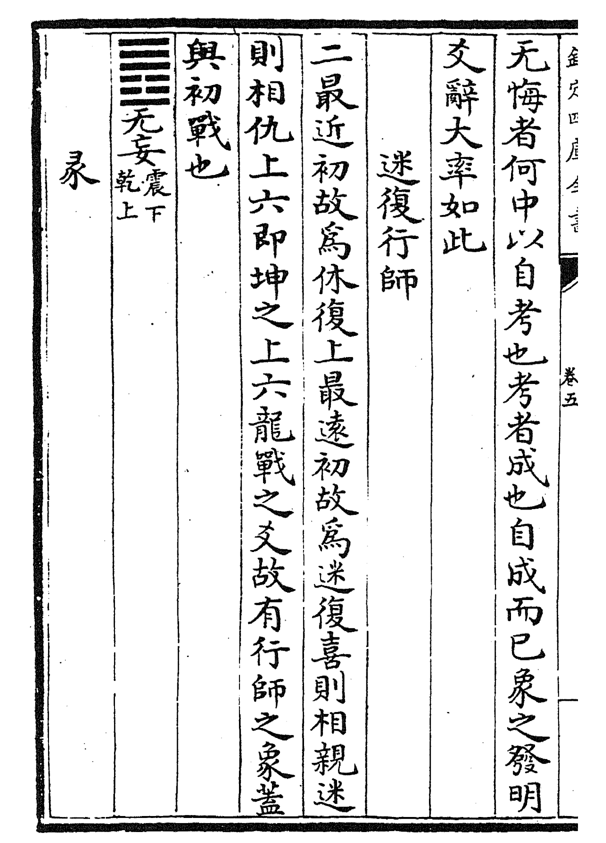
敦臨　敦復　敦艮

臨以上六爲敦臨艮以上九爲敦艮皆取積厚之極復於五即言敦復者復之上爻迷而不復故復至五而極

也卦中復者五爻初最在先故爲不遠五最在後故爲敦敦雖訓厚而有重遲之義復之遲者當有悔而五无悔者以中自保故得免悔玩小象之辭可見爻辭意在遲緩故象以中釋之也

臨上六　復六五

臨上六之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復六五之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二象皆一問一答臨之在後者不應得吉其吉者何與二爻也復之在後者不應无悔其



无悔者何中以自考也考者成也自成而已彖之發明爻辭大率如此

迷復行師

二最近初故爲休復上最遠初故爲迷復喜則相親迷則相仇上六即坤之上六龍戰之爻故有行師之象蓋與初戰也

䷘ 无妄 震下乾上

彖

卦辭曰无妄元亨利貞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此即初九之无妄往吉得志也而六二九五兩爻之得正者從之卦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此即上九之无妄行有眚无攸利窮之災也而六三九四兩爻之不正者從之

其匪正有眚

鄭剛中氏曰陽復妄消之時惟利正者其匪正者皆不

利也故曰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予以鄭說演之則此彖蓋與否相類矣否之時匪人得志則不利君子貞无妄之時元亨利貞則匪正之人皆不利有攸往蓋此所謂利貞即否之君子貞也此所謂匪正即否之匪人也又因是推之天之命也亦當與復剥之天行也同意无妄之時剛自外來而得爲主於内動而不屈中而有應大道亨通而萬事皆正天命之也匪正之人當是時也往无所之天不祐之也道之興廢物之終始皆天命也

先王之制獨能對時以育物不以人汨其天爾非能有所加損也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

无妄自遯來下卦本艮一剛在外來内爲初遂爲一卦之主爻也

對時育物

時以象天物以象震對時育物以天育之也物與无妄者物之生无不得乎天也茂對時者君之政无不對乎

天也

六爻

无妄之時以誠滅妄以陽滅陰凡陽皆勝凡陰皆不利初九剛自外來而爲无妄之主所往皆吉可見陽之得志矣故曰无妄往吉得志也六二居中守正異於他陰矣猶戒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加一則字蓋疑之也故曰不耕穫未富也陰爲虛陽爲富六二以陰居陰雖在无妄之中猶未得比於陽必能盡絶人爲專用

其天而後可以往配於陽也六三與九四同不得位而不得與九四比者三陰而四陽也六三陰不得位所應又窮災降自天未如之何矣或繫之牛不知其誰之物行人得牛不知其誰得之而六三端居其邑横被其災此所謂无妄之災也九四陽雖不得位而其質剛體健无所係應固有之德可以自守不隨位而加損也故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與初九同爲得位五又居中而不得與初九比者初九无所係應故所往皆吉无妄

之至也九五與陰相應故不免於疾然二五中正相應本非妄交故爲无妄之疾无妄而攻之則爲妄矣故爻戒以勿藥象戒以不可試皆深戒而嚴止之示无妄之時不可少妄也然辭旨憂疑終非得志之爻亦可見陰之爲累矣上九所居與九四同亦可守而不可行而上九又當時位之窮愈无可行之理故曰窮之災也即乾上九亢龍之爻辭也

不耕穫不菑畬

鄭氏謂若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於本文外添兩而字也只是幷穫與畬皆不爲爾此説爲當予以田事考之耕者禾之始穫者禾之終菑者地之始畬者地之終六二當无妄之時居中守正上應純陽有去妄存誠之志然必併其始終而盡絶之无使一毫私欲遺種於其間則妄盡而誠存矣苟有一毫未去便非純誠猶未得爲无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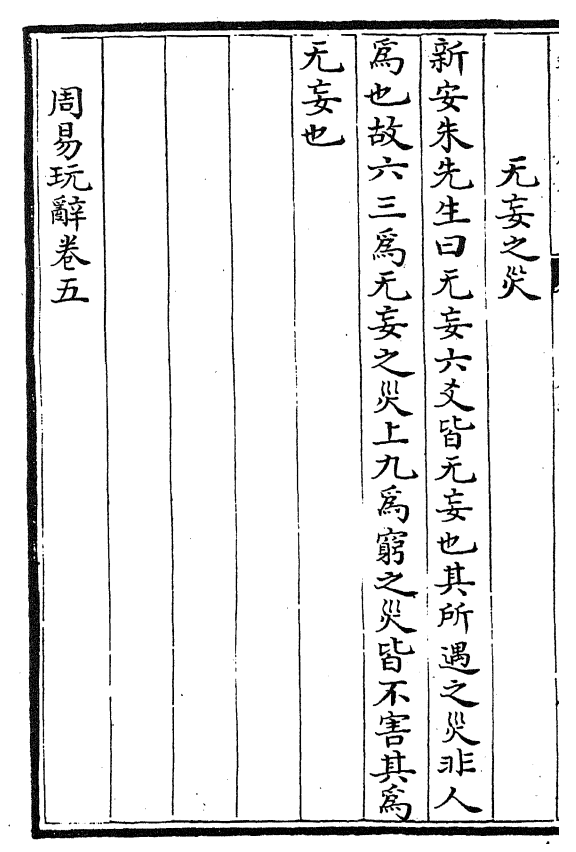
不耕穫則利有攸往　勿藥有喜

二之利有攸往往與五應也五之有喜喜與二應也二爻相應本皆中正无妄聖人以六二爲純陰故於二爻皆深戒之二之不耕穫不菑畬所以深絶其妄種也五之勿藥不可試所以深保其无妄之眞也五已无妄懼其失之也故可以用戒曰勿曰不可皆戒辭也若二之陰柔使其有妄則徒戒不足以止之且息妄之事亦非他人之所能預必其中心自不耕穫自不菑畬然後爲眞爾故皆曰不以見其自不爲也若待戒而止則可以

爲難矣未可以爲无妄也

未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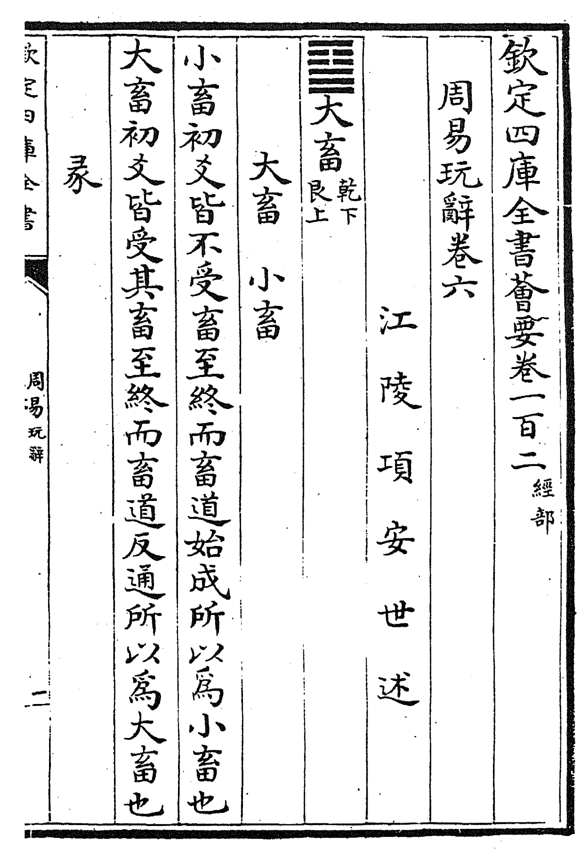
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泰六四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升上六消不富也皆以陽爲富陰爲不富若无妄之六二則進於陽矣但未純耳故曰未富也臨之九二以四陰在上爲未順命然陽長陰消終必順矣觀之六三以九五在上爲未失道然陰長陽消終必失矣凡稱未者皆謂其未遽然非謂其終不然也



无妄之災

新安朱先生曰无妄六爻皆无妄也其所遇之災非人爲也故六三爲无妄之災上九爲窮之災皆不害其爲无妄也

周易玩辭卷五



周易玩辭卷六

江陵項安世述

䷙大畜 乾下艮上

大畜 小畜

小畜初爻皆不受畜至終而畜道始成所以爲小畜也

大畜初爻皆受其畜至終而畜道反通所以爲大畜也

彖

剛健乾也篤實艮也輝光艮乾互離也剛健以主之篤實以充之輝光以發之所畜愈富其德愈新此所謂大畜也此言畜之本體也九以剛在上五自下尚之乾以健在内艮自上止之外能尚賢以畜人才内能止健以畜天德所畜若此可謂大正矣此所謂利貞也此言畜之致用也畜人畜物皆不爲大畜財畜兵皆不爲正畜之大正者不過畜賢畜德二事而已能畜人才則不私其禄矣自三至上爲頤能養賢以及萬民故曰不家食

吉養賢也辭義在於養人或謂不食於家則反爲受養非其義也能畜天德則不陷於險矣六四六五爲艮之腓趾皆與乾應有涉險之具故曰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尚賢而能養則非以虛文尚之故賢者可得而畜也止健而心與之應則非勉強以止之故天德可得而畜也畜有止聚二義物止則聚不止不聚也故畜兼二義焉

大象

前言往行則聖賢在上以象艮也畜德則聖賢在下以

象乾也文在外故爲小畜識在心故爲大畜前言往行如山皆至善之所止也識而畜之如天其所成就豈有窮邪識漢書作志義同

六爻

大畜六爻以上下耦觀初九爲六四所畜者也初性純剛故戒之以有厲利止不可犯災四能制之於初故爲童牛之牿九二爲六五所畜者也二性剛則得中故能自脫其輹而无過尤五據利勢以制之故爲豶豕之牙

牿者闌角之木牙者繫豕之杙也九三與上九相合而不相畜者也九三健極而進故爲良馬逐言逐者明下二陽皆隨之也上九在上而導乾以上行故爲天之衢亨言亨明畜道之變也九三前有二陰尚當艱貞而防衛既越二陰而至於上九則乾道通行無復疑阻矣

輿衛

以說卦考之坤爲大輿爲衆則輿衛疑若坤象也而諸卦多於乾言輿小畜之三曰輿說輹大有之二曰大車

以載大畜之二曰輿說輹三曰輿衛大壯之四曰壯于大輿之輹凡皆乾爻何哉蓋車之全體惟乾足以當之輿者車中之箱坤止象其箱足以容物而已故坤爲大輿而乾爲大車大有之九二是也至於輿傍之輻其直揗象乾輿下之輹其壯亦象乾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皆主爲圓非坤象也輿之有衛亦不訓爲衆古書之稱衛者皆武衛也按考工記周人之輿有六等之備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幷軫爲六蓋輿衛之强如

此非乾何以當之此爻輿衛盖總指三陽皆同載而上進者也然必皆冠以輿字者坤陰爲主故也小畜大畜大壯皆陰在上而畜陽者也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九二自下應之故雖專言車亦有積載之象

童牛　豶豕　良馬

初九在初故稱童牛乾之初爻自坤變也九二以剛居柔无勢故爲豶豕乾之中爻屬坎豕也九三純乾故爲良馬馬以健行爲良九三健之極也

告牙

告說文云牛角橫木也正引易童牛之告爲證牙埤雅云以杙繫豕也胡翼之易傳正用其說今按告以制牛則牙以制豕從可知矣二說宜用但告字從牛者别是一字說文云牛馬牢也周書牿牛馬是也則此告不當從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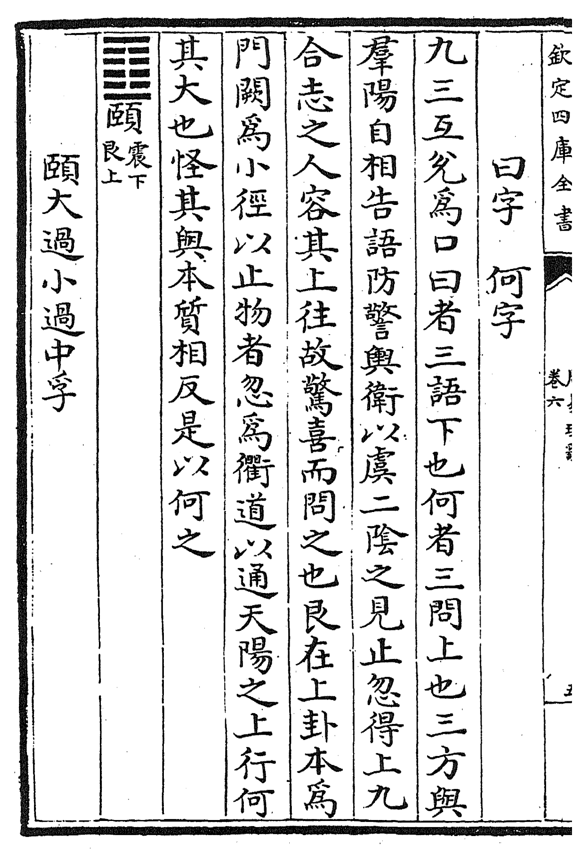
有喜　有慶

喜慶皆陰陽相得之辭卦中惟二陰有應故四爲有喜

而五爲有慶喜者據已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於初乃爲大善故四爲元吉五獨得吉而已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凡陰皆受制於陽今以乾陽之尊而受畜於四五之二陰四爲大臣五爲人君故不得不聽其畜也如大畜者乃可以言時矣凡人之禍多因自取无妄之時无自取之道如无妄者乃可以言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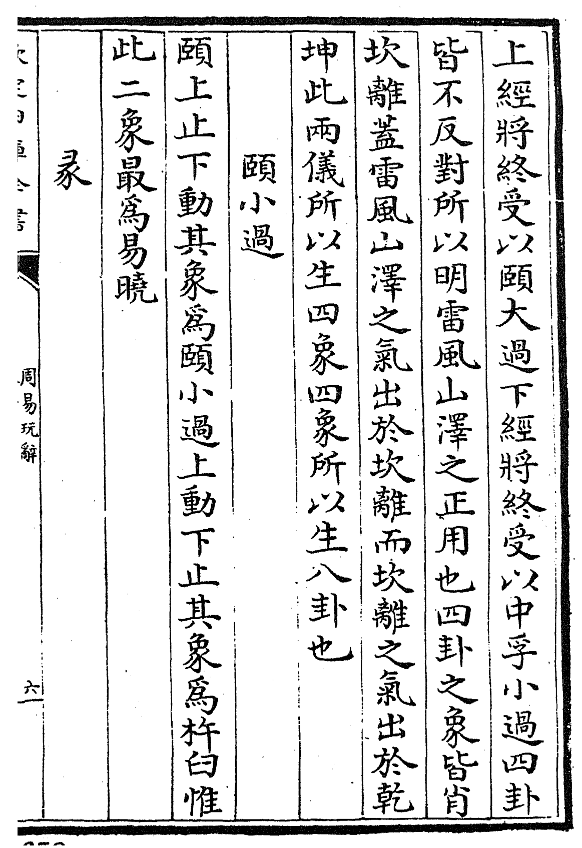


曰字 何字

九三互兊爲口曰者三語下也何者三問上也三方與羣陽自相告語防警輿衛以虞二陰之見止忽得上九合志之人容其上往故驚喜而問之也艮在上卦本爲門闕爲小徑以止物者忽爲衢道以通天陽之上行何其大也怪其與本質相反是以何之

䷚ 頤 震下艮上

頤大過小過中孚



上經將終受以頤大過下經將終受以中孚小過四卦皆不反對所以明雷風山澤之正用也四卦之象皆肖坎離蓋雷風山澤之氣出於坎離而坎離之氣出於乾坤此兩儀所以生四象四象所以生八卦也

頤小過

頤上止下動其象爲頤小過上動下止其象爲杵臼惟此二象最爲易曉

彖

頤之彖曰觀頤自求口實若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人養巳兩條也賁之彖曰賁亨小利有攸往亦因贊辭方知亨是下卦小利有攸往是上卦也後人決不敢如此解之便如此解人必不服也由是推之今人欲以一說穿一卦者可不謂率然乎易之彖自取成卦之主與兩卦之體及中爻爲義大象自取卦象爲法爻辭自據逐爻論事其取義極有相遠處此章觀其所養指上九言之觀其自養指初九言之初上二陽即

上下兩卦之主爻也

天地養萬物

萬物始乎震成乎艮天地養物之功終始於二卦之內四時八卦之用皆包於頤故卦氣始於中孚而終於頤此頤之時所以為大也

山下有雷頤

雷在地中復靜中有動也雷出地奮豫動而出乎靜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雷之用也雷在天上大壯雷之體

也雷風恒陽上陰下各居其所也風雷益陰上陽下互致其功也雲雷屯水氣方上將雨之候也雷雨作解水氣下矣既雨之時也電雷噬嗑電耀乎外雷震乎内將擊之雷也雷電皆至豐雷出電外擊物之雷也山下有雷頤聲未出山也山上有雷小過聲已出山也澤上有雷歸妹陽感陰而出也澤中有雷隨陰翕陽而入也

言語飲食

節飲食象山之止物謹言語象雷之蔵聲

初九

頤以正爲吉初九得正而凶者初九爲動之主動則失正故也頤卦惟有二陽上九在上謂之由頤固爲所養之主初九在下亦足爲自養之賢靈龜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朶頤在上而下垂上九之象也上九爲卦之主故稱我羣陰從我而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也初九本靈本貴聖人以其爲動之主居養之初故深

戒之以明自養之道象言亦不足貴者示其本貴也頤卦肖離離爲龜龜陽物而下伏故初九一爻得靈龜之本象上九以主爻稱我說見觀卦

顚頤　拂經　于卯

六二顚頤拂經于卯頤說者多不同當以四五參之四與二俱顚頤五與二俱拂經其說不容有異也頤之義以養正爲吉二四皆正有可養之道反隂虛而无實不能以自養如人有食而自傾之故皆爲顚頤大過本末

皆柔而顛其室鼎初以柔顛其趾則顛爲傾覆之義明矣然顛去已惡而受上之陽亦有致吉之理如鼎之顛趾是也故在六四一爻不害其爲吉也居尊位大中而養天下人道之常經也二五得位得中有可養之勢而不能自養反由養於不中无位之爻與常經相悖故皆爲拂經六三小象以悖道解拂拂之訓悖明矣然拂經而合於道亦君子之時中如豫之由於九四是也故在六五一爻不害其爲吉也二四俱顛獨四得吉者四去

上近二去上遠故不受其施也二五俱拂五獨得吉者五性好止二性好動不能貞於從上也雖與四陰聚而就養或捨其類動而去之則有拂貞之凶矣故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經者常法猶可拂也貞者正道不可拂也易中丘皆爲聚渙以三陰相聚爲有丘頤四陰皆聚於上上又艮體故爲于丘二動則成咸腓故爲征凶

六三

拂頤貞三字當連讀頤之卦辭曰頤貞吉三之爻辭曰

拂頤貞凶卦中惟此一爻與卦義相反故曰道大悖也

三與上隔純坤坤爲十故曰十年勿用頤之六爻皆由

上而養者也四五徒以與上同體猶能致吉三爲正應

而反凶者不正而好動也五亦不正然性好止故能居

貞而吉頤之不可不貞如此

六四

六四既吉矣又言无咎者以所養言之上來養已其施

光大故爲吉以自養言之性静而專意念深遠故爲无

咎二四皆受上之施者也二動而征故凶四止而不動故无咎明自養之不可不謹也

逐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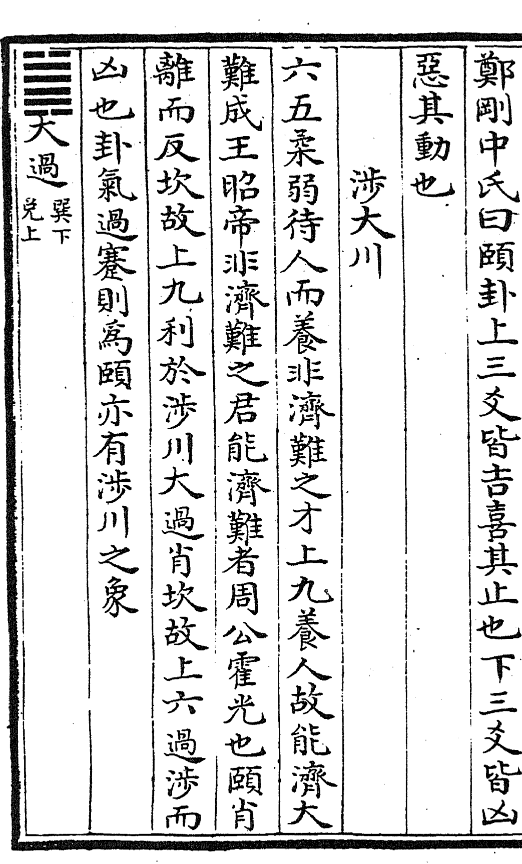
其欲逐逐說文作偹偹式六反遠也詳耽耽之義則偹爲宜耽耽深也偹偹遠也皆有沈厚專壹之義艮寅爲虎四靜而正故其象如此

六五　上九

六五上九二爻皆當以小象解之六五之居貞非自守

也貞於從上也故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頤六五之貞也六五違上而自守則不能以養物矣上九之厲吉非能自吉也得六五之委任而吉也故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陰陽相得為慶上九苟不得君而自用則厲且凶矣易中柔爻之貞皆訓從恒六五之貞婦用之為從一夫用之為從婦直以從為訓也

六爻



鄭剛中氏曰頤卦上三爻皆吉喜其止也下三爻皆凶惡其動也

涉大川

六五柔弱待人而養非濟難之才上九養人故能濟大難成王昭帝非濟難之君能濟難者周公霍光也頤肖離而反坎故上九利於涉川大過肖坎故上六過涉而凶也卦氣過蹇則爲頤亦有涉川之象

䷛大過　巽下兌上

過字

過者越而過之所謂過猶不及者是也故王弼訓爲相過王肅音爲戈蓋古義如此若訓爲過誤之過則失其讀矣觀小過爻辭弗過過祖皆是相過越之意雖過乎哀過乎恭過乎儉亦是越而過之非過誤也

彖

凡卦之彖辭兼備衆義不必穿爲一說也如大過二字自是泛言萬事大者過也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棟橈

二字則以六爻之象言之中四爻強初上二爻皆弱有棟橈之象此則禍變之大者也利有攸往亨五字則以六爻之才言之中四爻剛雖大過而得時措之中初上二爻又能巽而說不失人心故利於有行雖遇大變而可以亨此則才略之大者也巽而說之下加行字者就大過言之也過字在序卦訓爲動爲行能以巽說而行於大難之中是以利有攸往也

利有攸往乃亨

先言亨後言利有攸往者亨自亨利自利也今先言利有攸往後言亨者明亨因於往也故彖曰利有攸往乃亨言往乃亨不往則不亨也棟既橈矣不往則壓焉何亨之有

澤滅木大過

兊上巽下固爲澤滅木之正象然以六爻言之四陽在二陰之中亦有澤滅木之象焉故九二九五皆爲枯楊九三九四皆爲棟初六爲藉於地而上六爲滅其頂其

象明矣二五皆濵於澤故稱楊焉楊澤木也當大過之時故稱枯焉過則木枯也二亦濵於澤者卦象兩兊反對也凡不反對之卦八皆就卦内自相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是也

衍象

大過自大壯變而成卦大壯爲上棟下宇故其變爲棟橈繫辭又以大過爲棺椁生則棟宇死則棺椁亦相變爲義也人藏於棺椁棺椁藏於土亦有澤滅木之象焉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獨立不懼木之植也遯世无悶澤之説也江東鄭夬曰獨立不懼居大位任大事者也遯世无悶有大德无大位者也

白茅

初六一爻則彖所謂本弱者也當滅木之時畏禍而過於謹者也本弱象茅巽象白巽在地爻象藉凡祀神之物皆以白茅藉之於地故取義焉

九二　九三

全卦有棟橈之象而九三乃獨有之全卦有利往之象而九二乃獨有之何哉蓋九二當剛過之時獨能居柔而用中又與柔比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不爲過甚之事故无不利也卦體本以中太強而本末弱是以爲橈九三以剛居剛又處巽之極爲躁在六爻之中獨此一爻爲過於強故棟愈橈而不可輔也

九二　九五

二五皆无正應而過以與陰者也二所與者初初本也故爲稊稊者木根新生之芽也初又巽之主爻爲木爲長爲高木已過而復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故爲華上又兑之主爻爲剛鹵爲毀折爲附決皆非木之所宜木已過而生華又毀且決故无久生之理也

九三　九四

九三有應在上而象以爲无輔九四有應在下而象以

爲不橈乎下何哉凡卦皆上下相應惟大過之時不用常理獨以所比爲親初與二比而爲老夫女妻五與上比而爲老婦士夫皆過以相與則三與四亦當相與乃合大過之義今二爻皆剛无相與之情故三謂之无輔以比言則指四明矣四謂之不橈乎下橈者三也則指三明矣

棟橈棟隆

大過四陽二在下爲根五在上爲枝三四兩爻在本身

為棟就兩棟言之三過於強故橈四不過故隆四若從三則與之俱橈故三為不可輔而四以有它為吝言不可從三也九三庚亮之急也九四王導之寬也

无咎无譽

大過九五與坤六四同占者其操術同也坤六四之至謹大過九五之中立在已皆可无咎然括囊无補於當世老婦不能以生育安足譽乎象言可醜正解无譽二字明居上位而中立者不可自以无咎為能也以此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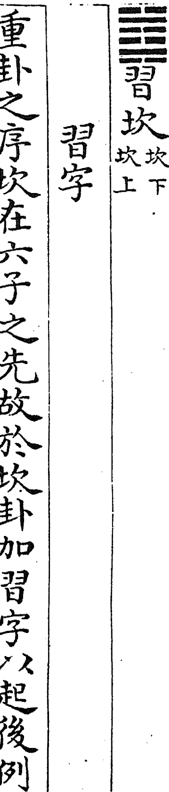
民猶有以長樂老自譽者

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六一爻則彖所謂末弱者也力不足以濟難而志存大義故過於勇如陳蕃李膺之事此亦大過人之行雖至於滅頂而不可咎也

老夫士夫

二高於初故二爲老而初爲女上高於五故上爲老而五爲士各就所比之爻自爲老少凡大過之取象皆然



習坎 坎下坎上

習字

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於坎卦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不與初經三畫之卦同義也故離爲繼明震爲洊恐艮爲各不相與巽爲申命兌爲相習義皆與初卦不同乾最爲首不於乾加習字乾坤六畫只是一爻自二以上便皆爲習習義在爻不在重卦至六子而後重與單異故孔子於乾坤但以

天行地勢為言而於六子始有洊兩兼麗隨習之文也

坎字

坎彖自為兩節其象為水之多其義為險之重自水流而不盈至往有功以水言也自天險不可升至大矣哉以險言也卦辭專取水為義爻辭皆以險為義

不盈

水流而不盈謂不止也坎不盈謂不滿也不止故有孚不滿故中未大因其辭而釋之義自辨也凡物盈則止

水盈則愈行故坎有時而盈水无時而盈也

往有功也

姚小彭氏曰坎勞卦也凡坎用事則曰往有功需蹇解漸皆是安世按漸雖无坎而二三四有坎進者自初至五歷坎而後得位故曰進得位往有功也天下之事孰不以勞而成以逸而敗哉

常德行習教事

德行常修則邪念不能入其中教事洊習則衰俗不能

亂其守此君子設險以治身也教事謂禮樂詩書之教

初二五

初六習坎入坎者已在重坎之下而又加以不正更入于窞故曰失道凶也九二之坎有險即初六之習坎言坎之上又有坎也二者剛中之才雖賢於初六能不入坎然无應於上不能自拔猶在坎中故曰未出中也九五已登上坎无重坎矣然水必盈坎而後可出九五獨處陰中而无應於下如水之力適與坎平較之九二稍

能自見而已然未能流而出坎故曰中未大也大抵出險之道以有應爲功使九二上有六五之應則可以承天寵而懷萬邦矣使九五下有六二之應則可以建萬國而親諸侯矣又何險之足患哉

初六　上六

初六兩爻凶同而情異初六在重坎之下陷于險者也其失道也昏愚之所致也上六居重坎之上爲險者也其失道也故爲之也當險之初則陷于險者受其凶及

險之極則爲險者凶必及之矣既係用徽纆又寘於叢棘亦重險之義也他爻之險皆遇險而陷于其中上六之重險則人設之以治罪人者故曰係曰寘皆執治之辭也

二五

九二九五在全卦之中爲有孚爲心亨爲行有尚者兩剛相繼出於險中不可得而掩遏有不失其信而志於必亨之義以此而往宜其有功也若在各爻言之止爲

各能自守不陷於坎中而已皆无出險之功故二爲求小得五爲祗既平而已五居大位故以未大譏之其實二爻皆未能出中者也二以柔自居五安其位雖有剛中之才皆无出險之志獨六二不安其位有志於尚往而才不足以立功此坎之六爻所以皆不能盡成卦之義也

六三

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獨六四

一爻進而承剛得免於咎初六上六皆以失道致凶六三亦陰柔之人止言勿用止言无功而不言失道凶者初六入險最深上六處險之極皆无出險之道坐受其凶者也六三志剛而不安於位來之坎坎甚矣其有志於出險也惜其天質陰柔不足以往故戒之以勿用諭之以无功示與往有功者異爾若論其志正坎道之所尚也其何失之有

來之坎坎

之者往也坎坎者勞貌也詩之坎坎伐檀是也先儒以其有兩坎字便稱來往皆險非也此止言上下往來之勞下文始言險之多爾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能安欲退而下則又入於坎中之窞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以勿用也象曰終无功者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味終字可見坎坎之爲勞矣

六四爻句

新安朱先生曰晁説之氏言古讀作樽酒簋貳一句用缶一句古文小象亦無貳字安世按簋缶牖咎於古韻爲協且陸德明釋文及李鼎祚所集先儒解皆與此合則晁説尤信

樽酒　用缶　自牖

姚小彭氏曰冠之醴子與問名之醴賔舅姑之醴婦三者皆用特尊甒而醴子與賔皆不在牖醴婦與敎成之祭皆席于牖間而敎成之祭復不用尊與甒是故用尊

甒而在牖者惟醴婦為然此所以象剛柔之際也酒止於特尊故稱樽酒醴以瓦甒盛之故稱用缶於象坎為酒為缶諸卦有坎者皆為酒爾雅小罍謂之坎罍即缶也

剛柔際也

解之初六與九四相交則各當其位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坎之六四與九五相交則成解之九四故亦曰剛柔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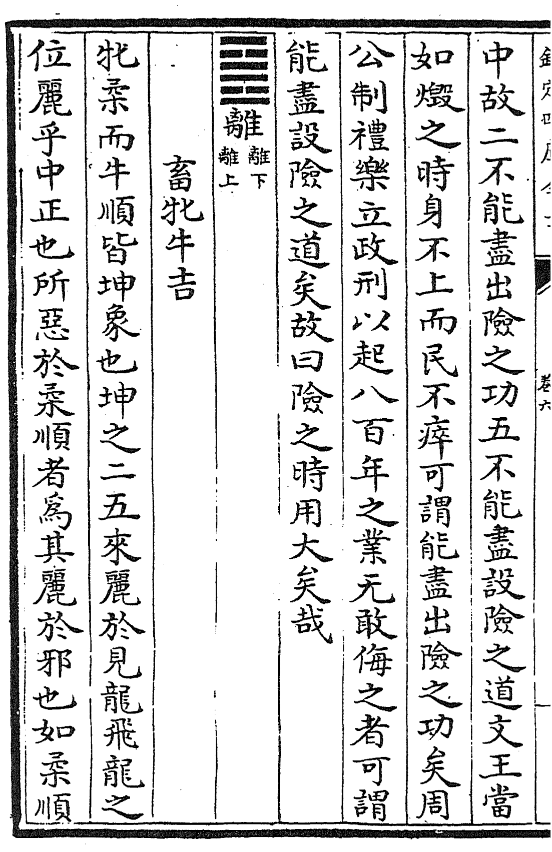
六四　上六

六四以禮爲險上六以刑爲險六四順道而承剛者也故以禮爲險以防其苟合尊以盛酒簋以盛食缶以盛醴席於戶牖之閒以納其結約之好昔之聖人所以制爲醴婦之儀若是其艱阻者所以重剛柔之交而慮夫婦之終也易而合者終必有敝不如是不足以永終而无咎也上六失道而乘剛者也故以刑爲險以防其犯上係以徽纆使不得動寘之叢棘使不得安下罪者一

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上罪三年而舍昔之聖人所以制爲圜土之法若是其峻極者所以困犯上之人而使之知君長之可畏也三歳者上三爻之終也起居動作皆不自得至於三歳之久其凶如此誰敢復犯乎九五爲君當以道爲險者也惜其道不大故无可言者

六爻

下卦在下而受險者故下三爻言出險之道上卦在上而治險者故上三爻言設險之道猶恨二五皆陷於險



中故二不能盡出險之功五不能盡設險之道文王當如燬之時身不上而民不瘁可謂能盡出險之功矣周公制禮樂立政刑以起八百年之業无敢侮之者可謂能盡設險之道矣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離 離下離上

畜牝牛吉

牝柔而牛順皆坤象也坤之二五來麗於見龍飛龍之位麗乎中正也所惡於柔順者為其麗於邪也如柔順

若離之二五則无惡於柔順矣故曰畜牝牛吉坤以全體配乾而行故爲牝馬爲行地離以二五附乾而居故爲牝牛爲畜養

麗天麗土

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又爲明

重明以麗乎正　柔麗乎中正

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也上卦爲

重明下卦三爻皆麗乎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句中加以字如同人之文明以健賁之文明以止皆論上下兩卦之體也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釋卦辭也坤之二柔來麗乎乾之中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如人能附順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其行无所不通故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加是以二字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茍附麗乎邪則爲匪人矣安所得吉哉

乃化成天下

上卦爲重明之君下三爻皆麗乎正之人此爲明君能化成天下之象明矣

明兩作

曰君象也不容有兩故明之兩作者則爲大人繼明之象繼有前後之義非並作也曰繼曰猶君繼君有天子諸侯嗣位之象焉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重明　繼明

繼明與重明不同重明猶重巽也明之又明猶新之又新也重明如言聖益聖繼明如言聖繼聖也

初九

初九麗之初也相麗之初不可不謹邪正錯然並陳於前一舉足履之便有得失榮辱之機所以欲其敬者未論求福且欲避咎也

六二

坤之六五黄裳元吉及索而成離乃以六二爲黄離元

吉者自坤言之六五坤道之最盛者也處盛而用柔中故爲元吉若離則乾之本體而坤來文之其義以明爲主乾之九二本自文明而坤之六二又以地道之光來居其位光明如此而以柔順中正將之故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六五又加重明焉居剛在上而明熾於外此固知道者之所憂也安得爲元吉乎

九三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句法與不節若則嗟若同

曰既昃矣不動而求樂則坐而待憂也九二動爲震震爲鼓爲聲互坎爲缶又爲擊缶之聲鼓缶而歌古樂也詩陳風用之古文嗟下无凶字

九四　六五

六五之出涕戚嗟說者皆以爲九四所廹非也九四突如其來豈爲六五哉爲九三既老前明將盡急於求繼爾九四逆子也突然而來廹天地之所不容也故曰焚如死如棄如无所容也六五順子也以繼父爲悲以承

業爲憂不以得位爲樂凡天子諸侯之初嗣位皆當如此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曹丕初受漢禪抱辛毗頸曰君知我喜否識者有以知魏祚之不昌則四五之吉凶可知矣

上九

六五舜初繼堯讓德不嗣禹初繼舜稽首固辭之時也上九誅四凶征有苗之時也嗣位之主固當以憂畏爲先然亦不可以不振也有上窮而不服者則動而用其

明去其首惡安其黨與則有正威定國之譽而无反側不安之咎矣嗣位之初不得已而用明於外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若察見其黨則人皆不安咎孰大焉出征言王不言公者公初嗣位无得征伐之理征伐者王者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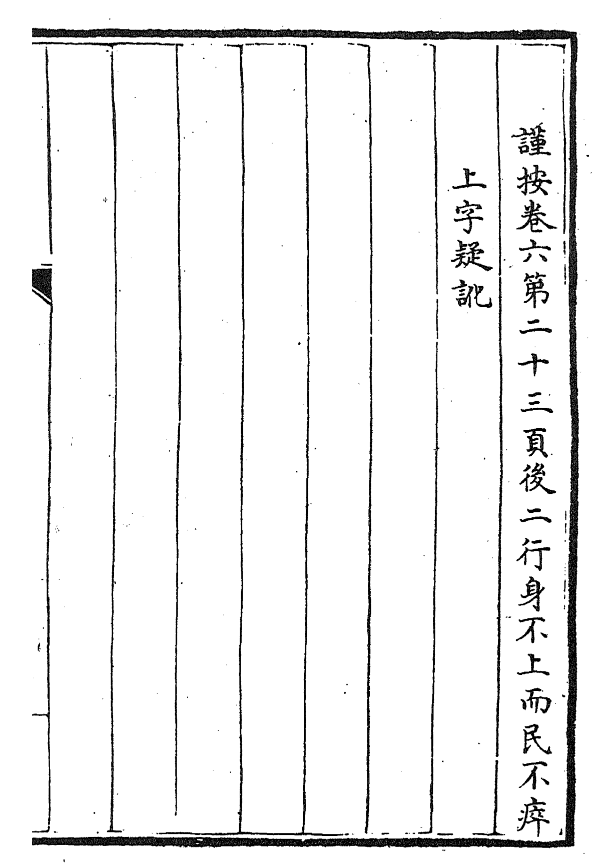
折首

首者上窮之象離折其首則變而為豐宜照天下所以為有嘉也豐亦有折獄致刑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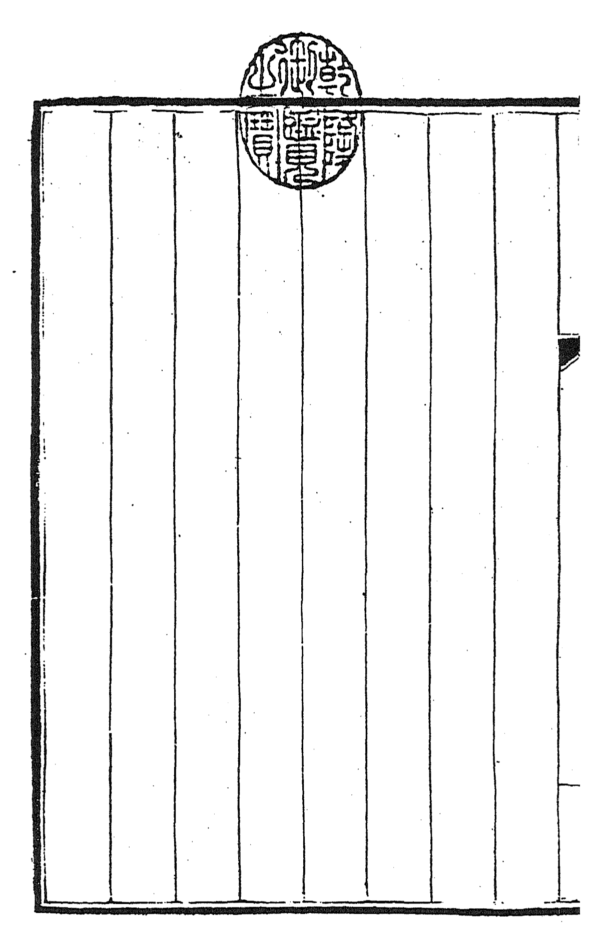
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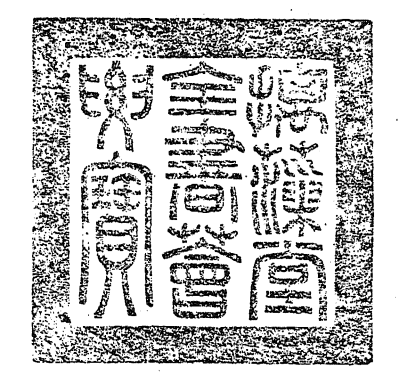
醜有二義老婦士夫亦可醜也負且乘亦可醜也二醜爲羞辱離之獲匪其醜漸之離羣醜也二醜爲朋類

周易玩辭卷六



謹按卷六第二十三頁後二行身不上而民不瘁上字疑訛





覆校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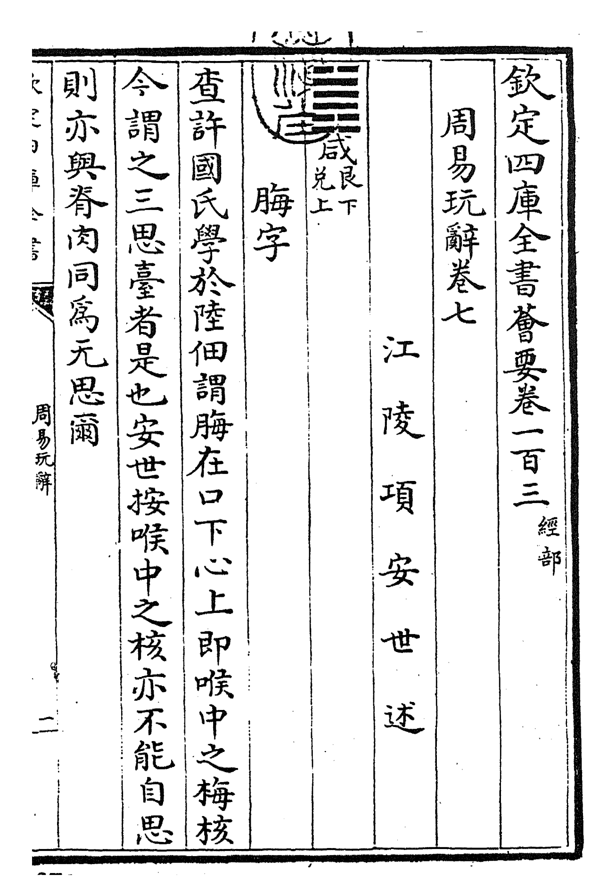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張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玩辭卷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三 經部

周易玩辭卷七

江陵項安世述

咸 艮下兌上

脢字

查許國氏學於陸佃謂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核今謂之三思臺者是也安世按喉中之核亦不能自思則亦與脊肉同爲无思爾

上下經

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乾坤者男女之正體坎離者男女之正用也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咸恒者體之合也既濟未濟者用之交也故上經爲男女下經爲夫婦

咸恒

咸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恒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陰陽之情惟感與常而已往來无窮者感也相續不已者常也

止而說

動而相說則有相隨之義止而相說則有相感之義男有室女有家止於禮而相說所以爲夫婦也若動而相說則踰牆鑽穴豈夫婦之道哉此咸之所以爲取女吉也

彖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亨也止而說利貞也男下女示取女之吉也九三上六二爻艮兌二卦皆柔上

剛下之象山澤相感六爻相應皆二氣感應之象恒卦亦雷風相與剛柔皆應而不爲感者雷風以聲與氣相輔而行非若山澤專以氣相感也

以虛受人

人知山之實而不知山之虛澤氣上升而山受之此其所謂虛也惟聖人知之故以虛受而法其象艮象下虛兊象上達

初六　上六

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當感之時柔在内者必應於外柔在外者必說於内皆其常理又所應皆正非妄感也故无凶悔諸儒謂滕口說為鄙之非也若鄙之則為吝矣事自有當用口說之時凡訓誥誓命皆口說也滕字虞翻本作騰蓋傳布之義書所謂播告之脩也但專恃口說亦不為美故不得言吉

輔頰舌

咸上良五皆以輔為象聖人懼其无别也咸曰頰舌見

其動也艮曰言有序見其靜也頰舌二字當自爲句

六二　九三

九三隨人爲吝六二隨人雖凶而吉者三剛故吝而不改二順故改而不害也三與上相感者也上性説三性執彼以口説我我執而隨之遂往而不可回故謂之吝二與五相感者也五爲脊肉於人无感而二以腓肉自動而求之失中喪正而无得於外安得不凶然二性本順非固執之人若還居其位中正復全則雖凶而可吉

也三上自否變而成咸若往隨上則復爲否所以吝也

二動則成大過不動則復爲咸所以雖凶而吉也

九四

感在心者也拇腓股皆非所當感脢輔頰舌皆不足以感故特加感字以明之九四咸之所也故不假言咸而言咸之道貞一而无悔者未感之初也憧憧往來各以其類而從其思者既感之後也未感之初未有利害既感之後能如其初之貞於至一而无欲以撓之則明通

公溥萬物化生而天下和平矣如其末也雖三剛三柔上下往來皆以正應相從感則感矣終未得爲光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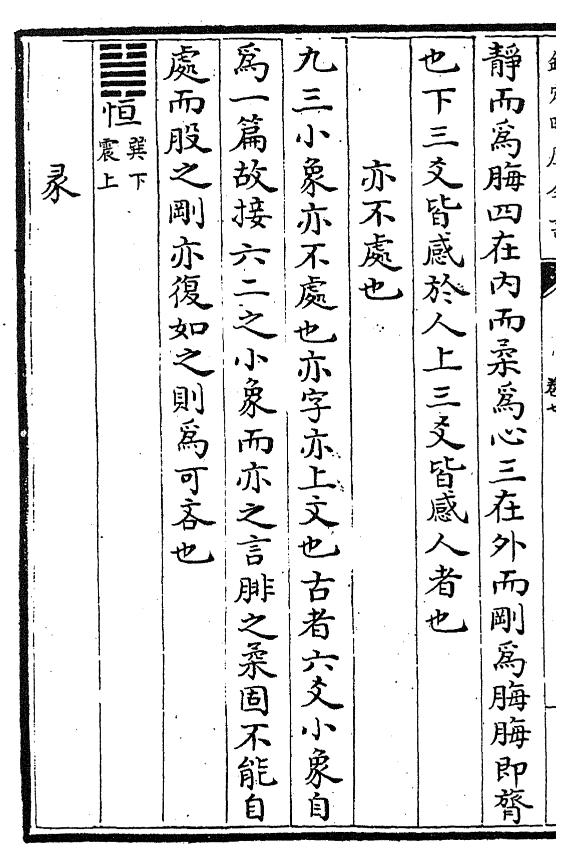
九四　九五

四與五皆在上體其尊相近故分主心脊之事五官之治皆主於心以九四當之五藏之絡皆係於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之象故爲思而在心五以剛居四之外故爲脢而在背心有思則有得失故必貞而後悔亡脢无所思故无悔志末者末即无也言无所

志非淺末之末也

六爻

初以柔在下體之始故爲拇不爲趾者趾剛而止不受感也二以柔在下體之中故爲腓不爲脛者脛亦剛也三以剛在下體之上故爲股柔在下而從應固其所也柔在中則可以上下故有凶有吉剛在上而亦不能處則其志卑下无可言矣四在三陽之中爲心上在兑之上爲口五在心之上與口之下上不爲言下不爲思故



靜而爲脢四在内而柔爲心三在外而剛爲脢脢即脊也下三爻皆感於人上三爻皆感人者也

亦不處也

九三小象亦不處也亦字亦上文也古者六爻小象自爲一篇故接六二之小象而亦之言腓之柔固不能自處而股之剛亦復如之則爲可吝也

恒 巽下震上

彖

剛上柔下其分正也雷風相與其情通也巽而動剛柔皆應循理而行内外應之其事順也有是三者足以久矣此卦之所以爲恒也亨者以此而亨无咎者以此而无咎利貞者利固守此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其道即上三者可久之道也久非其道則有咎矣行何由而亨守何由而利哉守常者多不通多失之過多不利於行故此彖歴言之猶損之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

利貞

恒之彖以貞爲利而爻辭皆不利於貞者彖論卦德爻各言其位也卦得其道故當以貞守之爻多不正正者又不得中皆失其道不可貞也

利有攸往

聖人懼愎者之以執爲久也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明所久在道非妄執也又懼暗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

始也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已者止也止則廢廢則不久矣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惟日新不已然後能終始惟一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即道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變化即不已也日月得天以一日言四時變化以一歲言天形一日一周而日月因之以迭照故曰得天天氣一歲四變而四時因之以成歲故曰變化

久於其道　立不易方

久於其道道之所在則久焉非執一也立不易方方方之

所在則立焉非一方也道者理之會通也方者義之所在也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頃刻不可居也柰何久立而不易乎股能立足能移今足反在上股反在下故爲立而不爲移

浚恒貞凶

初六既恒矣而曰貞何哉恒但爲長久之義而已貞則有心於固執者也久於其道固執可也久非其道其可執乎初六陰柔不正以浚爲恒固已近禍又加執焉凶

之道也其何利之有六五居中在上以柔為貞猶有吉凶之辨婦人執之則為吉夫子執之則為凶聖人之言恒其貴於合道如此

初六　上六

初六居巽之下以深入為恒也上六居震之極以震動為恒也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之道也象辭加始字上字其義明矣在始求深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是也在上好動如秦皇漢武之類是也

九二　六五

九二以剛中爲常故悔亡六五以柔中爲恒在二可也在五則夫也父也君也而可乎婦人從夫則吉夫子從婦則凶矣二居婦位而剛疑若有悔以能久中故其悔可亡

无所容也

无所容者謂動與静皆不可也九三剛極而躁居上下之交非能常者也以妄而動必有羞辱承之或承之句

法與或擊之同九三動則坎自外來矣承之猶應之也就使固守不動位亦不中常於不中亦爲可吝蓋无往而非招羞之道故曰无所容也

九三　九四

九三剛躁而不常九四以不中不正爲恒不常者固无所容常而非其道者亦无所獲故曰恒亨无咎利貞者久於其道也

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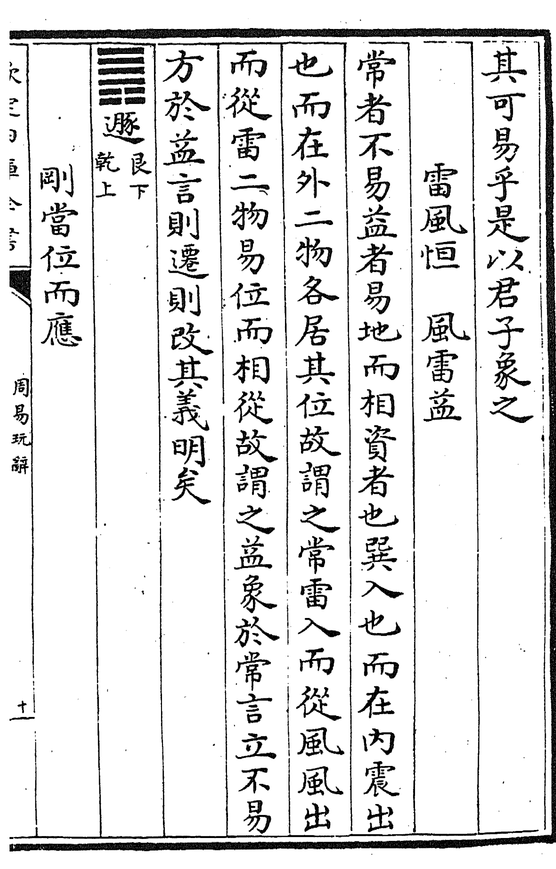
六五象辭蓋互文以協韻也若順言之則婦人從一而終故以柔貞爲吉夫子制命爲義故以從婦爲凶也

大无功也

師六三恒上六皆以大无功解凶字言敗績也

雷風相與　雷風恒

雷風相與者其情也雷主聲風主氣聲之與氣相從而不厭者也雷風恒者其方也聲常在外氣常在内二物者天下之至動者也而其不易如此而況於所當立者



其可易乎是以君子象之

雷風恒　風雷益

常者不易益者易地而相資者也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故謂之常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故謂之益象於常言立不易方於益言則遷則改其義明矣

䷠遯 艮下 乾上

剛當位而應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觧遯而亨也遯本无亨之理故加而字若曰既遯矣而又能亨者剛雖當位而能應柔隨時用權不與爲敵故有可亨之理也當位非謂居尊位也凡爻得正爲當位言以正自居而以權應柔得遜遯之義如陳仲弓不忤中人故能脫潁川於黨禍此所謂遯而亨也

小利貞

小者元字之反對也元爲大故此爲小小字自爲一德

卦義以亨爲主故移在亨字之下遯而亨者聖賢隨時之本義也小利貞者聖賢救世之微機也陰方浸長世道未至盡亡尚有可小小扶持之處天若未喪亦有興利反正之理此郭林宗周旋郡國誘掖人才之意也孔子之荅陽貨即遯而亨也仕於季氏即小利貞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自遯而上更進一陰則不利君子貞无復小利貞之望矣此徐孺子所謂非一木所枝之時也

天下有山

山爲高矣而天形自遠終不可得而親天非有心於遠之也故曰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乾爲君父故嚴艮爲少男故小

初六　六二

以全卦言之六二爲浸長之陰逼陽者也以爻位言之以六居二柔順中正止於其位蓋君子之固志於下確然而不拔者也猶初六亦是初長之陰在爻位乃爲遯

尾之君子也六爻惟二不言遯者初二皆在下之君子以初之危猶不必往二亦何以他遯爲哉固守中德而不可解即其遯矣二爲黄六爲牛艮止爲執革者固執之物也其取象如此以義言之當遯而執亦有改革之義

六二　九五

六二之象曰固志也九五之象曰以正志也二爻皆在卦之中故皆爲心志之象

九三

九三牽係而不能速遯以有疾則厲以畜臣妾則吉葢疾以纒緜爲困臣妾以係戀爲恩也疾且不可況可大事乎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恐讀者以係遯爲有疾故移厲字於上而釋之曰有疾憊若此則憊而難瘳也

九三　上九

九三最近於陰又當位而止故爲係遯有疾憊上九最遠於陰又不當位而健故爲肥遯有所係則疾无所疑

則肥上與三正相反也

好遯　嘉遯

好遯嘉遯只是一意四之與初猶五之與二也四與初皆不得其正故其相應也謂之好言以情合也五與二皆中而正故其相應也謂之嘉言以禮合也然當遯之時好與嘉皆不當顧惟當遯去也四為不正未必能遯故有君子小人之戒五能正者也故又以貞吉勉之象曰以正志也言當以貞固而正其志不可以嘉耦而係

其志也

小人否

否如字言小人則不然也讀爲否泰之否者非若以小象當與上下文協韻則可否之否古音自協匪字也

无所疑也

坤六二无不利文言曰則不疑其所行也遯上九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小畜上九君子征凶象曰有所疑也疑則凶於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是以

君子超然不以其身處於嫌疑之地故无入而不自得焉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遠之而无所疑也

六爻

遯下三爻艮也艮主於止故爲不往爲固志爲係遯上三爻乾也乾主於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在下位而不往者栁下惠也在内而能固其志者季札子臧也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

已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無憂者四皓兩生也

䷡ 大壯 乾下震上

大者壯也

壯有小大二義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小者之壯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此大者之壯也聖人懼人之以很為壯也故釋之曰大者壯也明所壯在大不在小也猶懼其未明也於其釋利

貞也又申之曰大者正也明大壯即是大正故下文但言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不言觀其所壯也子犯言直爲壯孟子言大勇小勇其説皆出於此

利貞

壯有大小二義以正者爲大而正字亦有大小二義有以事理得中爲正者有以陰陽當位爲正者剛以柔濟之柔以剛濟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各當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壯之時義以事

理爲大其所謂利貞者利守事理之正故曰大者正也明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當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當位而皆不利又於九二九四爻辭明言貞吉於初九九三爻辭明言征凶貞厲蓋二四於事理爲正故其正也利初與三以爻位爲正故其正也不利由此觀之則卦辭所利之貞在大而不在小明矣聖人猶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釋之於九二之吉則曰九二貞吉以中也明正吉以中而不以位也於

六五之无悔則曰位不當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
初九以剛居剛其伏正力行爲可孚矣而象則曰其孚
窮也言在他卦以孚爲美當大壯之時則以孚爲凶故
孚至大壯而窮矣易之時義屢遷如此

剛以動故壯

剛則不爲物欲所撓故其動也壯使以血氣而動安得
壯

消長

凡消長卦復姤臨遯泰否夬剥彖辭皆言消長之事獨觀與大壯不言消長者已過泰否則消長定矣其事以夬剥爲終不係於觀與大壯也大壯正卯之月四陽在下主宣萬物之華觀正酉之月二陽在上主堅萬物之實所繫者大故彖辭專言大觀大壯之理以明陽德无往不大不以消長爲限也

大象

雷在天上行於天而不行於人動於剛健而不動於柔

邪此其所以爲天下之至壯也君子所以養其剛大者亦曰非禮勿履而已内知非禮屬乾外能勿履屬震知行如此非至壯者其孰能之

九三

既曰小人用壯又曰君子用罔勸戒備矣又曰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者恐人以用剛居剛爲得正也大壯之時方以過剛爲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制必至於觸藩而羸角此其所以危也故必如九

二九四之以剛居柔而後義正而事吉也

羊

新安朱先生曰此卦體似兊故稱羊焉蓋以六爻合而爲三則是兊卦也

羝羊觸藩

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三爲健之窮上爲動之窮故皆有觸藩羸角之象然三能用罔以化其健而爲坤上能用艱以止其動而爲艮則皆可免於羸蓋窮有變理

也

君子罔也

君子用罔說者不同然觀爻辭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婦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辭似難與小人同貶也又象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全與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類詩書中罔字與弗字勿字毋字通用皆禁止之義也

九四

九四以剛居柔有能正之吉无過剛之悔貞吉悔亡四字既盡之矣又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者恐人以居柔爲不進也進陽以去陰豈有可倦之理故象以尚往明之自四以往爲夬故爲藩決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動而成壯故爲壯于大輿之輹輹在輿下者也四爲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

尚往

大壯至四猶曰尚往夬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

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故曰剛長乃終此除惡務本之法自治與治國皆當如此不可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

喪羊于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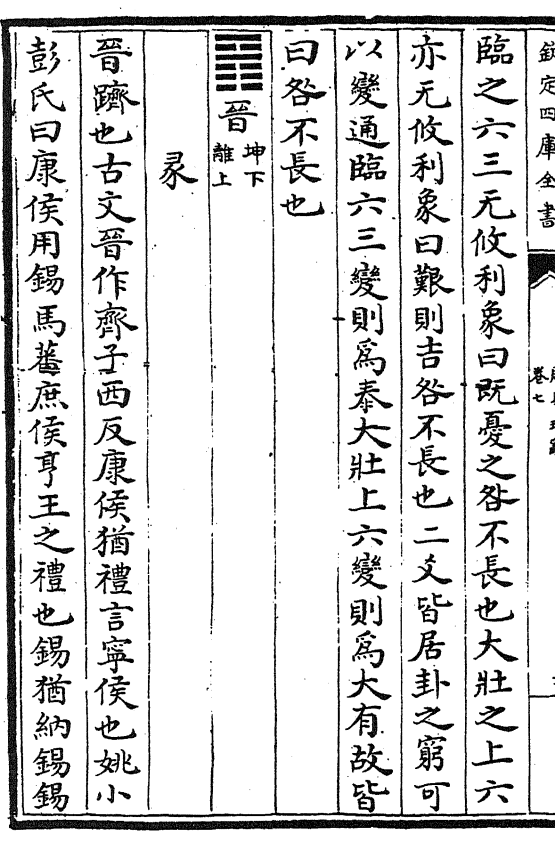
晁說之氏曰易古文疆埸字也今按埸在兩界之閒常有喪失牛羊之事故聖人取之以爲兩爻相易之象大壯之時其性太狠故六爻皆惡當位而喜易位九三止於純剛故粗狠用壯而羸其角上六止於純陰故愚佷

不詳而羸其角惟九四六五易位而處四以剛居柔故藩決而悔亡五以柔居剛故羊喪而无悔四性剛未必能安於易位故先貞而後吉先悔而後亡五性柔能安於易位故爲喪爲易爲不當位而居然无悔也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又貞厲貞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很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

上六

上六居動之極質本陰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者也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當務詳以免於咎故曰艱則吉咎不長也此雖敎戒之辭然上六亦自備此二義居動之極故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象聖人亦因其才之所可至而敎之爾

咎不長也



臨之六三无攸利象曰既憂之咎不長也大壯之上六亦无攸利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二爻皆居卦之窮可以變通臨六三變則爲泰大壯上六變則爲大有故皆曰咎不長也

䷢晉 坤下離上

彖

晉躋也古文晉作𪗉子西反康侯猶禮言寧侯也姚小彭氏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侯享王之禮也錫猶納錫錫

貢之錫享禮四馬卓立九馬隨之故曰蕃庶也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此釋康侯用錫馬蕃庶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釋晝日三接也

馬曰

行地莫如馬馬象下卦坤也晝者大明之時晝曰象上卦離也臣以馬錫貢於上順之至也上以晝日接下明

之至也爲下不順則不能進下順而上不明則不可進

下順上明斯其所以晉也歟

柔進而上行

易彖辭言柔上行者皆謂六五噬嗑晉睽鼎是也今按

噬嗑自否初進五晉自觀四進五鼎自遯二進五皆爲

上行獨睽卦以大壯三上相易五未嘗動則於例不通

虞翻以爲无妄之二進爲睽五亦未爲允然則當是離

卦在上即謂之柔進而上行爾蓋三女之卦獨離柔在

上爲得尊位大中而行之故謂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謂之上合上上同宂在上六例謂之上窮皆不得爲上行也

大象

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聖人之言壯言明大率如此世人以敢凌人爲壯以能察物爲明豈不遠哉明之出乎地非人進之自進而已明德之發乎身非人昭之自昭而已明德以象日自昭以象出地

下三爻

進也者君子之所難也初未爲衆所允則不可以急於進也有晉之者有摧之者吾一以正處之而无所遷就則常吉矣吾獨行正人未受命吾以裕待之而无所怨尤則无咎矣此君子將進之道也二既進而當位則憂患之原方起於此但常固守中正不改其度則致吉之本也至誠上通君必福之不可他求左道以幸容悅此君子既進之道也至於三則已晉而在上晉道已成衆

志皆信則異於罔孚矣凡悔盡亡則異於摧如愁如矣當是之時進而上行麗乎大明復何疑哉故曰衆允之志上行也然必至於三而後衆允則君子之進豈可以易言哉

王母

六五以柔居尊位故六二以王母稱之明事陰柔之君其初不得不愁必固守中正以感通之則君雖陰柔必福之矣周公之於成王用此爻也介者自守之象介即

貞也福即吉也與詩之介爾景福不同故曰受茲介福明福自此生也

鼫鼠

紹熙癸丑余在館閣樓尚書鑰爲余言晉卦釋文云鼫鼠螻蛄也今俗稱土狗者是先儒多以毛氏詩碩鼠爲說誤矣余以許氏說文攷之信然且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升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今土狗之技盡與此合又按王弼注

晉卦謂鼫鼠爲无所守則亦以五技目之也但不知何代何人誤改荀子勸學篇鼫字作鼯故後之學者遂不知有鼫鼠之名然余按蔡邕勸學篇亦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則荀子書在漢時固未作鼯字也古易鼫字有一本作碩彼自以碩鼠解之可也若用彼說而解此字則爲不識字訓不可行矣

九四

晉之道以順而麗乎大明以柔進而上行皆主乎順者

也三雖不正以其能順故得信其志而上行四雖已進乎上以其失柔順之道故如鼫鼠之窮而不得遂若固執而不悛危必至矣故三五皆不當位而獨於九四言之也

六三　六五

六三六五位皆不正本皆有悔者也三順而五明得君臣之道故皆悔亡五雖君位然以六居之在卦義爲柔進而上行有人臣進而遇君之象自失得勿恤以下皆

爲進者言之也君子之進得遇大明之君則不當復以
失得爲憂但往而事之自然吉无不利象辭又曰往有
慶也皆勉之以仕葢明主可爲忠言不當復爲身計也
此又因君之明而極言仕進之義三與五爻辭皆不稱
晉然三之上行五之往吉非進而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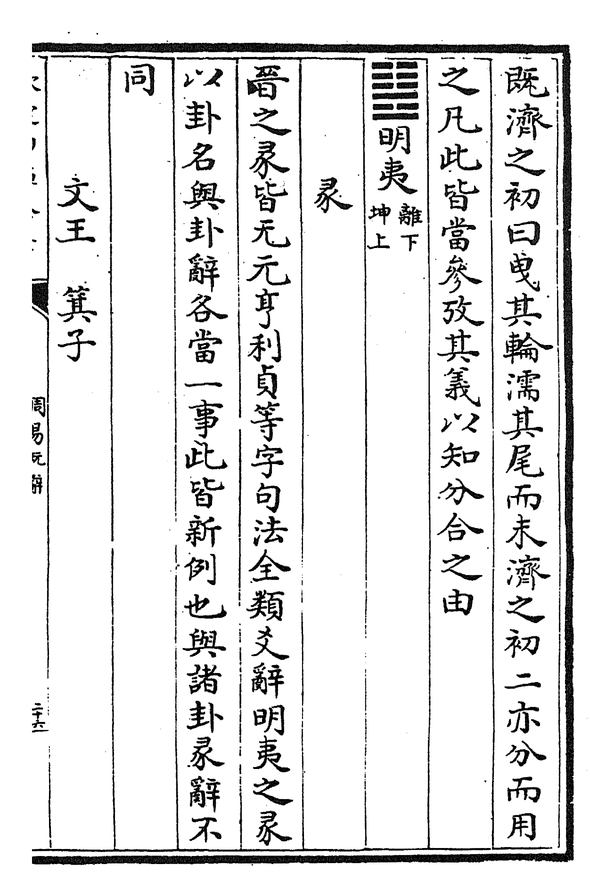
上九

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以厲言之四進而非其
道故爲技窮之鼠上已窮而猶進故爲晉其角角亦窮

地也是道也皆不可以施於人維用以自攻其私使常惕厲而不安則可以致吉而免咎然亦終非可久之道久則可吝矣此猶家人嗃嗃悔厲吉亦非治家之常道也

爻象分合例

臨之初曰志行正也二曰未順命也而晉之初爻合而用之乾之初曰下也二曰時舍也而井之初爻合而用之履之三曰眇能視跛能履而歸妹之二三分而用之



既濟之初曰曳其輪濡其尾而未濟之初二亦分而用之凡此皆當參攷其義以知分合之由

䷣ 明夷 離下坤上

彖

晉之彖皆无元亨利貞等字句法全類爻辭明夷之彖以卦名與卦辭各當一事此皆新例也與諸卦彖辭不同

文王　箕子

文王之難在外故曰蒙大難箕子之難在國家故曰内難文王以全卦言箕子以六五一爻言也蒙難者有濟世之功内難者止於正志而已

艱貞

内難艱也正其志貞也故曰利艱貞

大象

明而見傷本非善事然天地之間既有此象君子觀之皆爲有用是道也用之以居人上聰明睿智守之以愚

使小人有所容而君子得以自盡豈非君人之善道哉故曰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嗚呼大象之辭非聖人其孰能脩之蒞衆坤也用晦而明以坤養離也

晉明夷大象

明出地上君子以之自治明入地中君子以之治人旨哉斯言非聖人其孰能脩之

下三爻

下三爻屬離皆明者也不在其位則去之在其位則救

之終不可救則狩之故初九者海濱之二老也六二者伊尹祖伊之事也九三者湯與武王之事也六二守其常九三遇其變也

上三爻

上三爻屬坤皆闇者也六四闇而不中入遜其闇出行其權者也崇侯虎以之左者自卑以迎其君也坤爲腹左者坤之下爻也六五在闇而中晦於大難迹闇而心明者也箕子以之上六闇極不反禍及其身者也桀紂

以之六五君位而主箕子者此卦主爲有明而見夷者設也紂不明之人故以上六當之言晦不言夷已則自晦非湯武夷之也

初九六二

垂其翼不言夷未傷也夷於左股加一夷字言已傷也說者以垂其翼爲傷翼非也斂翼而下飛者避禍之象也

用拯馬壯吉

左爲小右爲大股在下肱在上豐折右肱故不可大用有臣而亡君也明之始夷也臣雖受傷未忍忘君思用救馬盡力而出之當戡黎征葛之時夏商之王茍能用伊尹祖伊之言幡然而改導道而行則其興也勃焉何患其不吉哉明夷二動則爲泰何吉如之然而此非上六之所能也但爲六二者臣子之法當如是爾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釋文拯字作承古文作抍亦音承其訓曰上舉蓋拯而出之也而後人遂以拯代之義雖是

而字則非矣

明夷　渙

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渙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安世按二爻雖柔皆自有坎馬正合順字諸家必欲外取剛爻謂六二以九三爲馬初六以九二爲馬豈未攷小象故歟渙之初六坎初爻也明夷自二至四爲坎六二亦初爻也坎爲亟心之馬故壯馬壯則能力行矣然必於柔爻言之者

貴其順也當險難之時力行順事則可以反凶爲吉若力行剛克則愈凶矣爻辭意在用字象辭意在順字明以六用壯可以得吉紂率其旅若林則以九用壯无得吉之理也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於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渙之初六在下无位避難而自救故止曰順也申豐盡室而行蘧伯玉從近關出皆以順用壯而自救其身也救禍者莫若壯用壯者莫若順達而能順可以救世窮而能順可以救身

順以則也

則者道之常也言以六居二得正得中明於臣子之常道也明夷之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誠上三爻惟六五无去之之心皆中順之臣也上六失則者亦謂其失人君之常道也

南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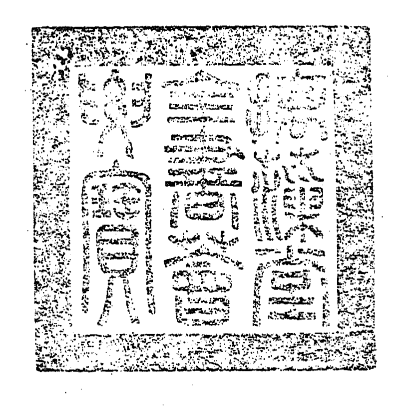
離明坤暗九三自離狩坤乃爲自夷狩南者未狩則爲明夷狩則爲南矣離既升坤則離在坤上非南而何詩

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南狩之謂也

不可疾貞

貞字自爲句爲明夷而南狩不得已而爲之匪棘其欲也有棘其欲之心則是富天下也故曰不可疾然而人之常情不急則懈故又以貞勉之令朕必往致天之罰貞也

周易玩辭卷七



覆校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貢生臣張　宁